

艺术加油站

Gas Grtrion 5 at Vanguard Gallery

文 / 王凯梅 Wang Kaimei

加油站 5—毕蓉蓉、陈天灼联展

2012年11月17日—12月16日

Vanguard 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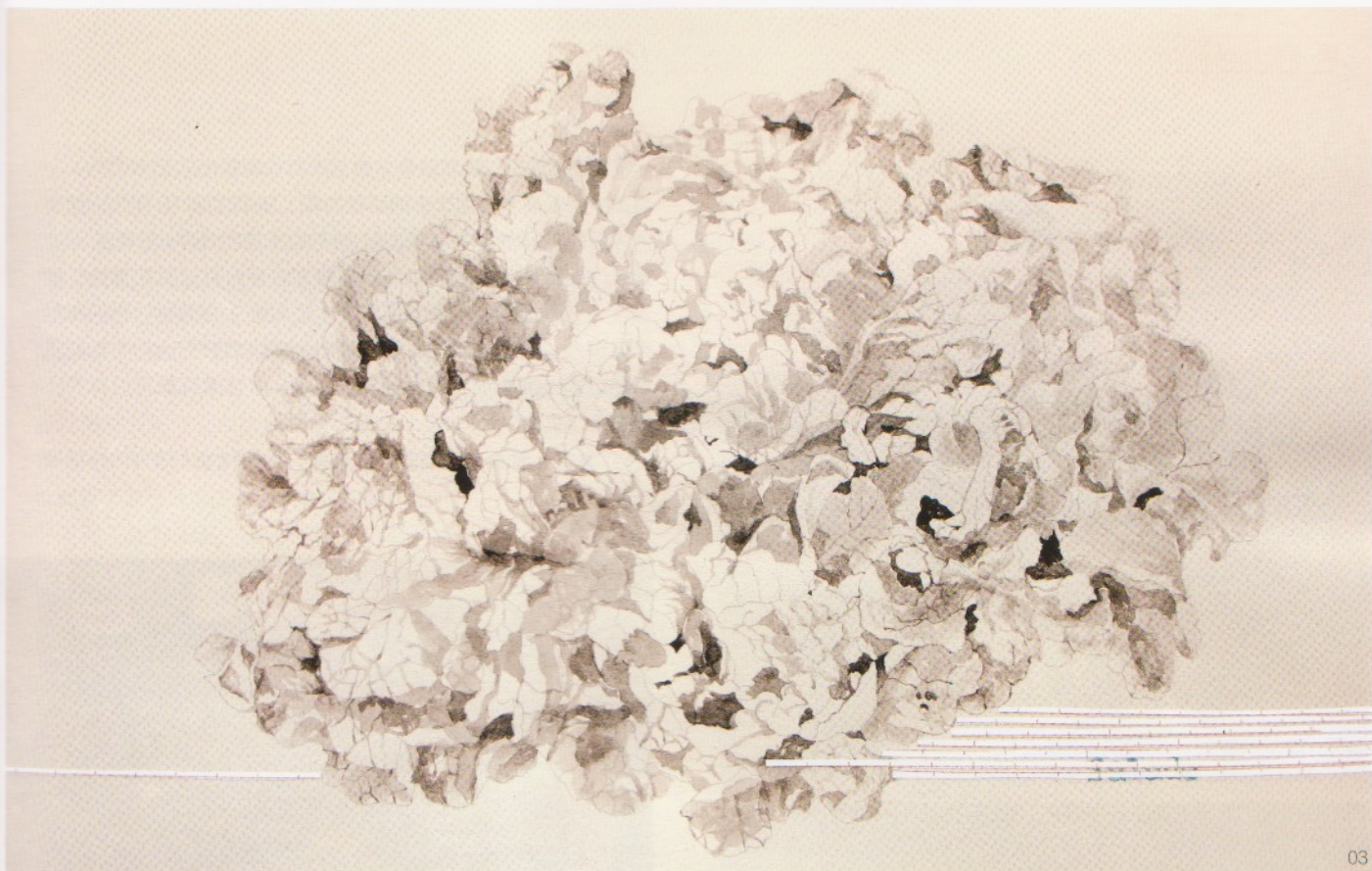
01-02 展览现场

一年一次，上海的 Vanguard 画廊变成一个加油站，邀一些先前未曾合作过的年轻艺术家聚在一起做展览，没有特定的主题，给艺术家们一个空间，让他们自由发挥。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打擂台，十八般武艺都拿到台子上炫一下，给过往的好汉加油打气。这样不张不扬的加油站已经办到第五个年头了。

今年入驻“加油站”的艺术家是来自北京的陈天灼和来自上海的毕蓉蓉。陈天灼整个艺术求学之旅在英国完成，英伦不仅塑造他的艺术语言，其成长信念、审美观乃至世界观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他返回祖国后英国的成长将如何融入本土再生新枝？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少年狂想又如何理智思考中用艺术突围？同是 80 后，毕蓉蓉的艺术之旅从四川大学的中国画系启程，毕业后她获得荷兰艺术学校深造的机会，在那个养育了维米尔（Veermeer）、伦勃朗，造就了凡·高，并为蒙德里安（Mondrian）提供思想基石的国度，她将怎样诠释留学经验，将个人经历的私密性升华到艺术体验的普遍性呢？这都是加油站上值得关注的看点。

陈天灼的作品在画廊中央仪式性地陈列，带着鼓点密集的抢眼效果：两只放置在白石膏底座上高大的木雕像如同神殿中

的护法天王左右而立，东方针灸偶被放在西方艺术中维纳斯雕像站立的底座上，再加上乒乓球大的灯泡眼睛和鱼唇，让无论是针灸木偶还是观众都露出惊骇的表情。被木偶守护着的不是释迦牟尼而是一台放映着光芒四射图像的平板电视屏幕，屏幕上方用霓虹灯管做成的三角形和晕轮会把有些观众带入改良新派的基督教教堂里，但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它们不过是日光灯管；屏幕前放着波斯地毯，走上去你会发现自己的身影荒唐地变成了骷髅在屏幕上摇晃。波斯地毯，一个西方中产阶级美好家庭的典故，还是清真寺中跪地诵经的伊斯兰信徒们的依赖？就如墙上挂毯上描绘的美国动画片“南方公园”的人物和口头禅。陈列柜里用锡金纸包着各种现状的物件，是宗教法器？是大麻烟卷？撞钟的龙头被鳄鱼的头骨取代，钟声被音乐取代……很显然，陈天灼在我们眼前摆了一台关于宗教的大杂烩：高雅与低俗、神圣与世俗、严肃与调侃、东方与西方……他对宗教的思考是狂暴地吸收各类文化索引的符号，用艺术创造了一套他自己的宗教。套用波普艺术鼻祖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以拼贴形式讥讽现代家庭所谓美妙生活的图画，我们该问到底是什么让“宗教”在陈天灼的世界中显得那么不同，那么有吸引力？西方当代艺术届，宗教历来都是艺术家随手拈



03

03 毕蓉蓉 素描10 水彩 23×34cm 2012

来使用的现成品，中国长大的天灼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宗教背景，但多年留学生活成为他着迷宗教符号的充足理由。当理性滑入宗教的神秘性、仪式性时，荒诞与离奇构成了现实。天灼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思考中的年轻人的心理世界，这里混杂着信仰的严肃和消费社会的嬉皮，欧洲文艺青年的偏激和北京愤青的政治敏感，在一种宗教式的恋物体验中，还不可避免地点缀上一些影射身份的东方符号……宗教本来无趣，思考让它变得有趣，天灼的混搭戏就是这样一次对宗教有趣的思考吧。

同陈天灼相比，毕蓉蓉的作品则完全是和风细雨了。她在墙上很规矩地涂画了层层叠叠色彩温和的条和块，上面放置了各种细碎的私人物品，用过的烟盒、速写本、明信片、塑料小人……她呈现的是在法国做驻地艺术家期间的私人回忆。从朋友们那里收集来的物品，用自身承载的故事隔山隔水讲述着物品的主人与艺术家心灵的交流，它们本身朴素的美被毕蓉蓉再用细致的笔端描绘成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画，置放在色彩朦胧的墙画上，把一个“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人生经历唯美深情地铺展在初冬的上海。这是一件忍不住就会让你愉悦的作品，看久了又会萌发伤感。那画在墙上的色块互相交织又彼此独立，绽放出的轻盈的通透感让我看到了诺曼底海滩上水洗天青的北大

西洋天空。空间不是终止的疆域，当对一个地方的记忆凝聚了物品、人、音乐和梦幻，在一个时刻彼此的牵连后，绘画呈现的空间会带我们回到那个地方，见到那个人，听到自己的心声后，又回到绘画为我们界定的眼前。就如同罗斯科的抽象色块在画与人的意念间流连忘返。蓉蓉的本行是中国山水画，在荷兰的学习中教授鼓励她放空先前的绘画知识，自由地表达自己。两年的学习似乎缔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家。她在墙上的绘画将色彩同外界空间的搭配施展到极致，那些细致分析过的色块构成一种人对环境的感知，打破了内、外装修的界限，像丹尼尔·布伦 (Daniel Buren) 的色条悄悄地潜入我们的生活，更可以同纽约画家 Julie Mehretu 体现城市建筑密集感的抽象画比较，蓉蓉学会了用色彩本身去征服空间。中国画的背景被她全然抛弃了？颜色的通透感是在回应 17 世纪的荷兰静物画？抑或是沉浸在山水写意中的墨的晕染？两个传统，一个归宿，在蓉蓉这里，重要的是她获得了绘画的喜悦。

面对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后现代性的前提无可避免地牵连着艺术家的身份和历史，把他们冲刷到实验艺术最前沿的激荡地带，又把他们卷回传统与当代纠结难缠的敏感时区的时候，天灼和蓉蓉在加油站的呈现必然会好看。